

姓氏起源 读懂中原 【一带一路英雄梦 一纵一横百家姓】

《龙族的后裔》三四集周日晚播出

诠释“张”姓起源 看黄帝之孙如何发明弓箭保家卫国

郑报融媒记者 杨丽萍 秦华 苏瑜

2019年1月1日9时许,郑州图书馆大厅内,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驻足在电子屏幕前,妹妹、哥哥、妈妈从低到高排成一纵队,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不知道播的是什么,画面很精彩,孩子路过时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感觉里面有好多历史知识,就没催他们,并负责给他们读字幕。”屏幕上播放的,正是2019开年中国文化大剧《龙族的后裔》之“张”姓起源的DEMO带。作为首部以《百家姓》为主题的电视剧,《龙族的后裔》通过对河南是中华姓氏主要起源地史实的精准表达,故事化展现每个姓氏的得姓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电视剧市场的空白。《龙族的后裔》1月6日开播后,姓氏先贤百折不挠、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热血情怀,仁义担当的博大胸怀,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吸引着观众走进一扇通往神秘姓氏文化的大门。

山野丛林追忆先贤智慧

中原大地,一场恶战刚结束,一杆图腾大旗在硝烟中飘扬。几具战死的尸体排列在一处,死法各不相同。一队战士正在女巫祝的带领下为死者祭祀。黄帝的后裔挥蹲在一排死尸前,久久凝望沉思。挥取下死者身上的砍刀、投枪、抛石等武器,模拟着被武器击中的场面,不禁仰天长啸,他是多么渴望能找到一种杀人于百步之外的武器啊!故事一开始,便用死亡和悲痛为主人公积累“不得不为”的能量。“为了真实再现,我们选择在距横店80公里的仙居山区一片繁茂的山野丛林里拍摄。”总导演张清亲自出演“男一号”——部落首领挥。“算是导演组设了个局把我推到了这个角色上的吧,大家选演员时故意空出了这个角色,最后说没人合适,一致推举我来填补。”张清笑言。这是一份光荣的责任,张清欣然接受了,“赤脚在地上跑,脚底全是伤口,拍完

后,一个月内几乎没下床。我希望能很好地还原自己的得姓始祖故事,演好祖先的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感念自己的姓氏先贤。”

众志成城传承姓氏文化

“没有片酬,只有盒饭。我们这场戏是最复杂的,也是最艰苦的,凌晨四点就得起,每天顶着高温,还要表演围在一起烤火,身上被毒虫咬遍,烂了全是创口,剧情要求吃烤鱼,半生不熟拉肚子拉两天……”出于高度的认同感,《领跑》杂志总编辑张健主动出演角色。他说:“拍摄的时候将近半个月时间和外界隔离,很疼,很累,但我觉得参与拍摄很有意义,因为这个事跟我有关系,我为中华姓氏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尽了自己一份力,不管到什么时候,这都是最值得我骄傲的。”曾执导《媳妇的美好宣言》《张小五的春天》《咱家那些事》等热播剧的导演周小刚也十分关注该剧,他告诉记者,他见证了张清从十几年前产生拍摄姓氏文化这



个大题材的想法到如今实现夙愿:“一路走来,张清很执着,我很感动,愿意全力支持他,为这部剧助一把力。如今,片子终于播出了,很为他感到高兴。”周小刚称赞这部剧的品质很高,“我在片场观摩了拍摄,无论是场景布置、服装道具,还是人物表演、情节设计等,剧组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真心向观众推荐。”“不论收视率如何,就这部大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的价值和意义来说,就已经成功了。”周小刚说。郝文学告诉记者,上古时代,灾年、战乱、食物匮乏,导致许多部落消亡,于是出现老人舍身去自杀,节省下粮食给青壮男人和妇幼,以自己的死换取部落的生存和繁衍的现象。“孝道精神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怎样才能让当代的年轻人感同身受,继而生发孝心?《龙族的后裔》利用远古的落后环境和紧张刺激故事情节做到了。面对这样可敬的老人们,子孙万代还有不孝顺的理由吗?”郝文学说,参与这部剧的拍摄很有意义,不仅仅是他,所有演员都非常走心,在山区丛林里赤脚奔跑、裸膝跪倒,没有丝毫怨言,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在重现我们祖先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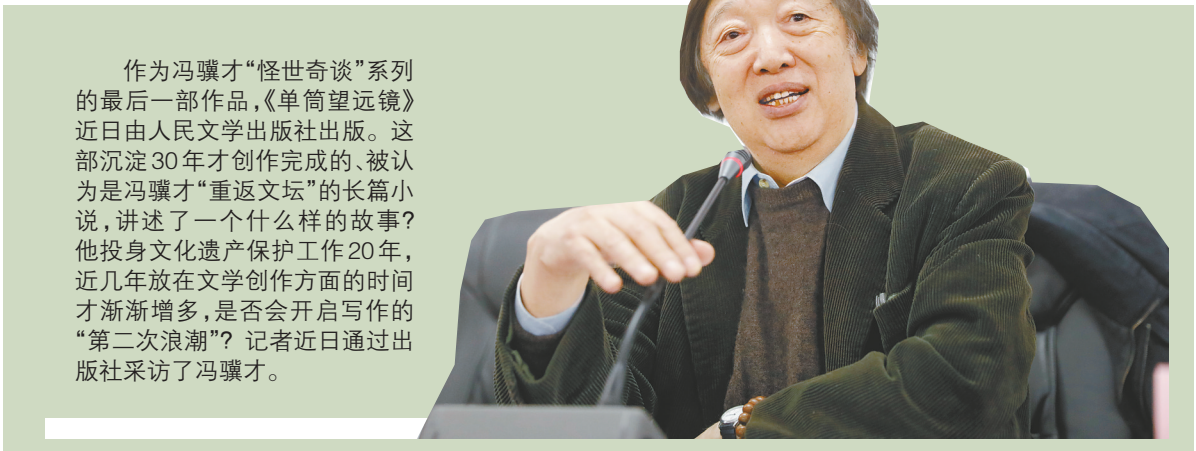
以古喻今弘扬核心价值观

“一笑一颦皆是戏,举手投足都有情”,有这样一种演员,演的角色戏份不多,但你就是被他吸引,然后去搜他的名字,台词不多,但举手投足间让你相信他就是剧中人物,郝文学即是这样的演员。

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出版

冯骥才：重返文学田园

本报记者 秦华 文/图



作为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单筒望远镜》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沉淀30年才创作完成的、被认为是冯骥才“重返文坛”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投身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年,近几年放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时间才渐渐增多,是否会开启写作的“第二次浪潮”?记者近日通过出版社采访了冯骥才。

沉淀30年为“怪世奇谈”系列画句号

据了解,《单筒望远镜》是冯骥才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单筒望远镜》的写作计划已经频繁出现在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但由于作者此后将大量精力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这部书的写作也被搁置。经过了近30年的沉淀,《单筒望远镜》终于以更成熟的面貌呈现。冯骥才坦言,《单筒望远镜》对自己来说意义非凡,“2018年下半年,我就写了这部长篇,写完这本书,我好像画了一个句号。”他说,这部小说很早就放在心里,“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写过相关的小说。在我写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解读那几部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就想写这部《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个文化反思的系列。”十九世纪,天津是中西文化最早冲突的地方之一,“我常年在天津,历史上它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有趣的是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这使得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而我写《单筒望远镜》,便也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冯骥才说,他对这个历史时期抱有浓厚的兴趣,看了很多那段时期的材料,也一直试图通过挖掘历史来反思民族心理,而《单筒望

远镜》也正是起源于他对上个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也延续了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

重返文坛 开启写作的“第二次浪潮”

作家、画家、学者、民间文化保护者……冯骥才的身份有很多,他曾创作大量优秀散文、小说和绘画作品,后因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放在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上面,他的文学创作一度中止。《单筒望远镜》是不是“重返文坛”之作,会不会开启冯骥才文学创作的“第二次浪潮”?面对记者的疑问,冯骥才肯定地说:“我会重返——重返小说。”“我太热爱文学了。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须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冯骥才说,他在《单筒望远镜》中讲述了一段跨文化的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悲情故事,书中写了两个女人,她们截然不同,却同样是殖民时代中可爱又无辜的牺牲品,他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唤起读者人性的关切,希望用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对殖民时代历史、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冯骥才说,《单筒望远镜》在他心里放了很久,在他看来,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得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了,人物才能活起来,成长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然而,一个作家肚子里不会只放一部小说。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月年长的累积,使得我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虽然冯老并未提及接下来会创作什么作品,但他

的回答,也意味着开启了写作的“第二次浪潮”。

关切文化遗产 完成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

冯骥才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相比起来毫不逊色的,是他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成绩。如果说他对于文学是由衷热爱、是更个人化的情感流露,那么对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更多是出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20年来,文化遗产抢救工作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冯骥才说,去年上半年,他还出版了《漩涡里》,书中记录了他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及思考、遭遇、忧患。“我为什么放下自己最喜爱的文学,心甘情愿为这件事效力?这本身书中都有介绍。这20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虽然“写完《漩涡里》,好像画了一个句号”,但是冯骥才不会放弃对文化遗产的殷殷关切,“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必须去做,去年就做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田野调查和对传承人定义的学术研讨,今年还要举行古村落空心化问题的研讨和一些民间艺术的学术构建。我说过,我不会放弃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种历史责任。”采访中,冯骥才的最后一句话让人动容:“我只有一个问题——我年龄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给我一些时间。”



“地域特色”能否成为中小成本电影新出路?

本报记者 杨丽萍

2018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各大影城中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都一票难求,从《路边野餐》到《地球最后的夜晚》,导演毕赣所诠释的地域情怀让人印象深刻。诚如《老炮儿》之于北京,《火锅英雄》之于重庆,《山河故人》之于山西,《无名之辈》之于贵州,在国内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当下,这些被导演倾注家乡情结的或地域风格明显的电影不断显露出“黑马之姿”。地域特色能否成为中小成本电影的新出路?本土青年导演如何借此发力?记者近日进行了相关采访。

用电影展现河南风光

今日,电影《汝州风云》《很高兴遇见·你》将同日上映,虽然题材不同,但他们都与河南密切相关。《汝州风云》根据刘广元小说《黑心树》改编,电影以汝瓷为载体,讲述了因一起离奇失踪案而牵扯出的利益与情感纠葛。导演张艺飞告诉记者,本身小说有根线讲的就是青花瓷盘,汝州的汝瓷、天青釉很有名,他们在与原著作者沟通后便决定在汝州拍摄。

“我是河南人,总制片也是河南人,有这种家乡情怀。”作为在北京从事电影工作的河南人,张艺飞很喜欢给别人介绍河南的地域风情,也很喜欢和本土的演员合作。这位青年一代导演每逢接拍电影后,总爱把电影的地域背景放在河南。

《汝海风云》电影伊始,一辆车在风光旖旎的山路上行驶,一路弯弯绕绕到达了一个废弃汝窑旧址。这一电影片段虽然只有几分钟,但主创团队却付出了百倍的努力。张艺飞说,为了呈现汝州的美丽山光,团队克服了许多困难。

借地域表达电影情怀

连跑了近十个城市路演的导演李杰近日带着自己的处女作长片《很高兴遇见·你》回到了郑州,想要与家乡的观众面对面展开交流。第一场的投屏她还有一些担心,因为不知道观众觉得怎么样,但后来心态逐渐放松,因为她发现很多年轻人对这部电影探讨的话题有共鸣。“可能他们正处于人生的这个阶段,所以对电影主人公遇到

的问题和困惑比较有代入感,用一个影片能跟观众有一个直接的情感上的交流,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李杰说。《很高兴遇见·你》全程在澳大利亚取景,讲述了物理学博士陈丁(凌正辉饰)为了寻找逝去的爱情,从悉尼出发到凯恩斯寻找女友,在旅途上发生的一段疯狂、搞笑、浪漫的经历。影片展现了张扬的青春、描写了苦涩与甜蜜并存的恋爱故事。李杰希望通过影片传递青春的力量,让大家珍惜身边的爱人。

“我曾在美国待了5年,所以对海外留学比较有感悟,片中的陈丁也是一个留学生,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是在讲我自己熟悉的故事。”李杰告诉记者,地域背景没有放在美国而是选择了澳洲是因为她觉得国内大银幕上展现了很多美国、泰国的故事,但鲜有展现澳洲文化的电影,加上她对澳洲比较熟悉,所以就放在澳洲拍摄。李杰认为,如果想要吸引更多的观众,电影一定要做到商业和艺术的平衡,既有导演个人想表达的内容,同时电影的故事、情节也一定要能抓住观众。

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随着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也有越来越多人发现,不管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南方还是北方,国内还是海外,其实都是可以归因于时代中去的。对于导演而言,无论影片有着怎样的地域特征,讲好故事,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而票房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故事的好坏。作为一个导演,无论是青年导演,还是大牌导演,谁都希望自己的电影有票房,“票房不是我们导演、演员、制片方能左右的,但我们会尽可能从宣传、策划上把我们的影片推广好,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票房值就好。”张艺飞说。“中国电影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作为年轻一辈电影人的我们刚好也处于这个大的时代之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挖掘更好的内容,弘扬人性光辉,创作更多正能量的作品。”张艺飞说,他正着手准备拍摄一部高科技影片,讲述中国的航天梦,“我们希望通过电影把中国的人文精神展现出来。”

爱情就像万花筒

——访导演、文艺评论家黄海碧

本报记者 杨丽萍

像万花筒,爱情也像万花筒。至于什么是好的爱情,黄海碧坚信应该是老生常谈的“贵在真诚”。“每个人经历的爱情过程都有各不相同的幸福收藏和痛苦记忆。不管平平淡淡,还是轰轰烈烈;终成眷属也好,分道扬镳也罢,哪怕是非常不堪的残局,也不能反目为仇辜负了曾经相爱。”每一本书籍的成书都来之不易,《巢鸭五丁目》也颇为坎坷。早在十几年前,这部还未取名的小说已被黄海碧先生悉心写下了十几万字,但在一次被盗中,稿子连同他所用的笔记本电脑,一起被人偷了去。重新写出来的十几万字,总觉得没有丢失前的完美,黄海碧将它存于另一个电脑中,任由它落灰、搁置,直到去年,在编辑党华的鼓励下,《巢鸭五丁目》终于成书。虽然黄海碧对这部小说“不存在半点文学野心”,但他坦承在写作时也有一些小期待:小说文学性的表达,其实是在写困境和纠结,大不幸大悲哀才能唤起人们的大悲悯,“今天消费主义冲击的环境下,我们共同的悲悯被打折了,这需要通过文学被唤醒”。

